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 “我之小者”与“国之大者”

□李春雷

过去,我经常创作一些自我欣赏的散文和报告文学,虽然也精美,但大都是一小境界、小格局、小气象。对于自己理想中的大境界、大格局、大气象,总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一系列重要论述之后,我颇有感触。尤其是总书记多次谈到的“国之大者”,让我实实在在地有了真切感受。

2014年,可以说是我在创作上有所进步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年4月,我发表了后来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报告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在这篇作品的采写过程中,我从两位主人公身上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大”的震撼。他们的“大”,不仅仅在于心胸、视野的宏大与开阔,更在于一种“大”的使命感。虽然他们当时身处基层,但对于文化,对于时代,对于这个民族,对于这个国家,都有一种无限“大”的热爱、融入和服务。由此,他们都走向了各自人生的“大”。

这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更让我在理论上有了认知和思考。于

是,我向着这个方向,开始了自己的努力。

我的努力,就是在作品上实现由“小”到“大”。

的确,我们的个体是“小”的,只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但融入大海,由浪花组成波浪,组成波涛,组成流向,就是“大”的。我们的生活是细碎的,是由“小”组成的,但有了一个崇高的向往、理想和追求,就是“大”的。同理,现实中一些故事和现象是“小”的,其背后蕴藏的意义和方向却是“大”的。

这种“大”,是与国家、社会、时代联系在一起。这种“大”,就是一个文化人的大追求、大使命和“大我”。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有担当、有理想、有使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种“大”意识,只是围绕自己的小悲欢、小家庭、小富裕、小兴趣、小圈子而创作,而生活,那就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015年,我创作了报告文学《寻找“红衣姐”》。最初,我应邀写一篇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的报告文学。这个题材太宽泛了,如果照常规书写,只能是一个大路货的宣传品。怎么办?我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从小处着笔,滴水见

太阳。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女清洁工拾金不昧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司空见惯,但我仔细观察、层层剖析,并借鉴影视作品中闪回的手法,将主人公人生历程中的一个个小画面与现实场景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五彩斑斓的链条,以反映中国社会细碎却又轰轰烈烈的大变化。这篇作品发表后广受好评,被收入到中考试卷和课本内。

2016年,我应水利部相关部门之邀,采访水土保持工作。如此主题,如何下笔?我仍是从小角度入手,创作了一篇报告文学《党参沟纪事》。通过深山区一个贫困农民之家的生活变化,写出了国家生态环境的大变化。

2021年冬天,为了反映精准扶贫的时代大主题,我深入张北县德胜村,冒着零下35摄氏度的酷寒,连续几天,层层采访一户人家。然后,通过书写这户人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反映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社会大变革。

十年来,我创作了10多部长篇和100多部短篇,几乎全是用这样的小角度,全景式地反映“国之大者”。

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创作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青春的方向》,记录了

保定学院一群大学生走向西部、扎根边疆、教书育人的故事。这群大学生,都是出生于农村的苦孩子,天资并不优秀,学校并不出名,但每个人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都找到了人生的位置。十年前的青年节前夕,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前几个月,习近平总书记曾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强调“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

在创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这个主题之“大”。

当前,由于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生活充裕,有些青年不能吃苦、不想创业,只想往高处走、往大城市走、往舒适圈走;保定学院的毕业生们,却主动到最火热的社会基层去体验、去奋斗、去成才。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他们的道路、精神和追求,都值得当代青年思考和学习。

我之所以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还有着浓烈的个人原因。

其一,我与书中的主人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年龄相近,出身相同,都

是师专学生,又都在河北。

其二,我们有着同样的境遇。当年,我也曾报名去青海省支教,只是很快又退缩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那一届学生,只有一人成行。但几年后,我又在聚会时遇到了这位同学,原来,他已悄悄地调回来了。所以,想到自己,想到过往,比照这些坚守在沙漠深处的同行们,我只有震撼,只有敬佩,更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写作。

正是带着这种特殊情感,我接受任务后,即刻全力投入。

采访时,是年底新疆最寒冷的季节,气温达零下20摄氏度。出发前,我特意购买了一件加厚带帽的大衣和一双加厚的毛皮鞋。在且末县,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严酷的寒冷。

在文学表现上,我更是精心构思,由“小”见“大”。

书写英模人物,我们总是习惯于书写他们的正面和侧面,很少直击他们更真实、更隐秘的背面。面对这个英雄群体,我在描写他们壮丽事迹的同时,更着力从小角度切入,挖掘他们每个人真实的心路历程。他们有着青年人普遍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豪情,却也有着各自难以言说的隐情或隐痛。

比如侯朝茹、辛忠起等人,家境极其贫困,父母多病或去世,债台高垒。他们前往新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高工资。比如井慧芳,我较为细致地描写了她目睹父亲自杀的场景,撕心裂肺,似乎是节外生枝,但正是这个特殊的青春伤痛,促使她远走他乡。还有大漠情侣王建超和王伟江,他们一开始或许更多是为了浪漫爱情。

总之,在整个行文中,我不仅仅关注故事表面,更是立足精神高度,用小角度冷静地审视故事背后,描摹和捕捉每个人青春的沉重和痛楚,以及折射在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一片片深深浅浅的投影、那一处处隐隐显显的伤痕、那一双双明明暗暗的泪眼。

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着想,真正真切,扎扎实实,有点有面,有简有繁,既有生动感人的小故事,又有深厚宽广的大历史,这样,便反映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这些年的创作实践,让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心怀“国之大者”,才能改变“我之小者”。只有踩着时代的浪花,才能走近和走进真正的文学理想!

## 潜心写好新时代官兵的强军故事

□文清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要热爱人民”。在我看来,作家创作的作品能否称得上“好作品”,要看它是否满足了人民的精神诉求与需要,是否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情感,是否反映了人们的理想与精神。

回顾十年来的创作,我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写出富有新意、深意的作品。我创作了长篇小说《从军记》,中短篇小说《花似人心向好处牵》《她从云上来》《二十一分三十五秒》《耳中刀》等,聚焦官兵在奋斗强军征程中的感人故事,获得了百花文学奖和《小说选刊》年度奖等。长篇小说《从军记》出版后,深受许多读者喜爱,央广云听播出后收听量达235万人次,不少官兵认为我写的就是他们,有些还要看续集,让我更理解了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

参军三十八年来,我深深地意识到只有走进训练场,熟悉官兵的真实生活,理解他们的心声和需求,才能写出好作品。

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我们五六位部队作家坐了6个小时的登陆艇,到了一个远离大陆、只有十几个官兵驻守的小岛上,与战友们座谈。一个小个子上说:“我感觉好多作家写了那么多故事,情节挺曲折的,英雄形象也很高大,可是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我们渴望看到《士兵突击》那样的作品。”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部作品,他回答因为许三多的人物真实,像他,像他身边的战友,他跟战友们都喜欢史今那样能对每个兵都充满爱心的好班长。他刚说完,另一位

上士提到了我在军报上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说那个文章写到有位女兵想家时眼泪打湿了妈妈寄的枕巾上的花朵朵的细节,他读后好一阵忘不掉。我明白了,贴着人物写,正是创作好作品的不二法门。

贴着人物写,首先要写得像。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为什么可爱、为什么值得同情,我认为就是因为哈代写出了苔丝的勤劳。作为一名农家女,挤牛奶是她谋生的手段,因而作者以大量的笔墨写了英国乡下的牧场,写了无数鲜活的奶牛,写出了牛奶工的生活质地。女主人公苔丝挤牛奶时,她紧紧地把手太阳穴贴在牛肚子上,手柔和地挤着奶,表情肃穆,望着远方,想着心事。太阳照在她粉红的长袍上和白色带檐的帽子上,照射到她脸蛋的侧面。哈代之所以写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熟悉笔下的生活,熟悉笔下的人物,你读着作品能闻到草的清香,牛奶工做奶酪的场景更是令人身临其境,就像曹雪芹熟悉大家族的生活,才能写出他们夜宴的座次,写出如何做茄鲞,写出碟子上的缠丝花纹、半新不旧的坐垫椅套——没有经历过,不会写得那么逼真。就是在作家这样细微而充满质地的描述中,我们爱上了作品,爱上了作品中的人,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近十年来,军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兵员、新的装备、新的编制,都需要我们深入地去了解并熟悉。因而,我每次下部队,都会留神看、留心听,仔细观察每位官兵脸上细微的表情。他们的一次会操、一次次点名,甚至床

铺上贴的一句格言,都会让我俯下身去潜究。

前不久我到海军某部采访时,清晨起来,看到官兵宿舍前展板上写着“三肿三消,早上云霄”,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忙问一位打扫卫生的水兵,他“啪”地敬了个军礼,说:“报告,跳伞落地时,腿的冲击力特大,腿容易受伤。要承受这冲击力,就得练成铁腿。练的过程中,肿了消,消了又肿,直至腿上的肌肉全变成铁疙瘩为止。”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一首首军歌。我越听越觉得,听军歌一定要在营营听,要迎着微风,踩着装甲车的车辙,要闻着隆隆坦克的机油味,要看着冲天的棕榈树,要踩着红土,身边还要有在成排的器械上练体能的士兵。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听军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歌中唱的“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的确切含义。要理解新时代军人的职责与使命,须在夜晚,听着远处不停的射击声,听着夜航飞机的轰鸣声。如果看不到蛇迹,没有受过蚊虫成群的袭击,你仍没真正融进军营,就不能理解训练中心大楼前的“全部工作为着打仗,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标语的真正含义。没有跟着跑十公里跑神的脚指甲,你就无法体会他内心的柔软与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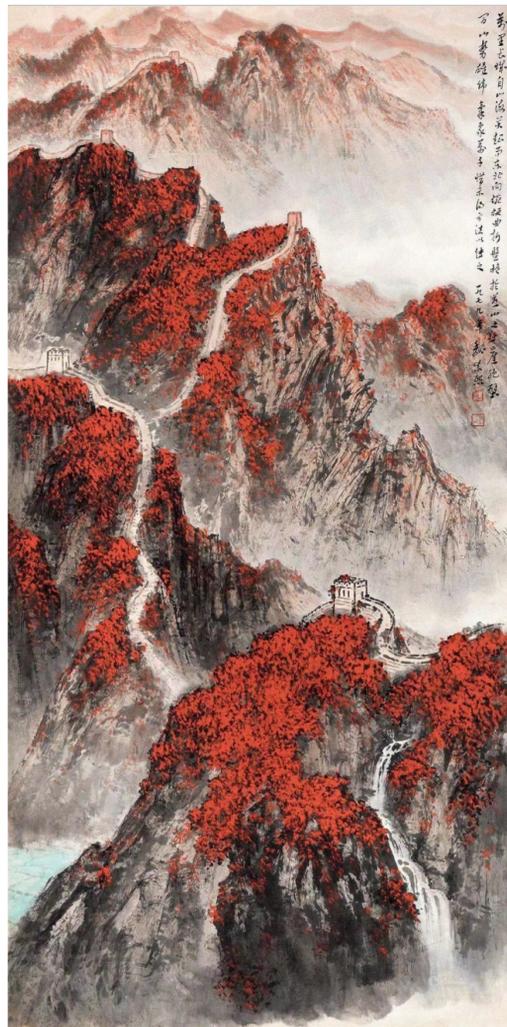
采访结束,走在路边立着“部队训练路段,车辆减速慢行”牌子的乡间小路上,再瞧大街小巷里盛开的龙船花、羊蹄甲花、木棉花、凤凰花,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而行”。我就是在那时明白,要写出当代官兵的精气神,必须写出他与战位的血肉联系。

要写出官兵喜欢的作品,光有生活是不够的,还需多阅读,读书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脚力和眼力达不到的地方。近几年,我读书倾向于重读经典,在优秀的文学传统中滋养自己。比如原先看

《静静的顿河》时只看主人公葛里高里的家庭故事,忽视了他众多战友、房东、敌人在文中的作用;只看故事情节,不分析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只在意文中的主要情节,而对顿河两岸四季风物、乡人割草钓鱼等细节,一晃而过——而这些才是构成这部世界名著多重声部的重要部分。同样,再读《战争与和平》,才发现我过去忽视了许多一晃而过的人物:大战前夕,小酒馆陪着官兵聊天的医生妻子,没有勺子,她便用手指给官兵搅咖啡;打仗胜利后的元帅,在庆功宴上,笨拙无措得连首诗都念不出来;队列中的一个鼓手,指挥唱歌的动作充满了力量……这些连名字都没有的人物,作者绝不忽视。这给我带来了启示: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要写好新时代的官兵,不但要写好他,还要写好他的战友、他的家庭、他所处的集体,当这些细枝末节都清晰地呈现出来时,主人公的形象自然会跃然纸上,作品的广度和厚度自然也有了。这时官兵才会觉得你写的就是他们,而不是作者笔下那个苍白无力的程式化人物。

由此,我又想,我到部队采访官兵时,是不是还有因为自己当时的阅历、写作经验或认识不足而没有到达的地方?是不是我主观的表达没有更深地理解他们心灵深处的褶皱?就是在这样的反省中,我感到要真正走进官兵心中,路途还很遥远。我认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要写出当代军人的内心成长,力戒平面化、模式化、虚夸化;同时要紧扣时代脉搏,写出军人生活的质地与肌理。我现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即紧扣当下,写军媒人从传统媒体如何向融媒体转化的心路历程,首次把军中女记者放在故事中心,希望能把自己的所思呈现在作品里面。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我希望我的笔能写出当代官兵的心灵史,讲好新时代强军新征程中的动人故事。



长城 魏紫熙作

原上草

魏紫熙画

